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五下

庚辰宋元嘉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元年

春正月沮渠無諱寇魏酒泉考異寇當作侵或作攻考證寇當作入

涼之亡也牧犍之弟無諱出奔敦煌至是寇酒泉拔之質實敦煌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三年酒泉郡名注同上年

書法蒙遜之滅西涼也歆弟李恂奔北山既而據郡綱目書曰涼李恂入敦煌稱刺史無識辭也無諱亦牧犍弟也涼亡出奔敦煌至是攻酒泉而拔之則曷為書魏酒泉且斥以寇沮渠再世魏

爵既被伐而降矣涼之故土皆魏土也於是出而竊地非寇何哉綱目之予奪也審矣其辨名分也嚴矣故前年於分注書涼亡據李恂是年分注猶書改元永建次年分注始書西涼亡今年書寇至受宋爵王河西則綱目以爵卒之無貶焉

夏四月朔日食○六月魏大赦改元考證赦下當書境內

取寇謙之神書之文也

書法改元不書改元此何以書識也於是改曰太平真君取寇謙之神書之文也故書識之是故漢好言者之諛而改元章和則書改元章帝章和元年魏惑謙之之誕而改元真君則書改元是年隋信袁充之諂而改元仁壽則書改元文帝仁壽元年皆識之也

秋七月魏討禿髮保周殺之沮渠無諱降考異據上書保周叛則此殺字當作誅冬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

宋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宋主癃疾積年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性好吏職糾剔精盡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輳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

親不復存舊臣形迹買私僮六十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欲倚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湛初入朝宋主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叙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是宋主意雖内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皆以傾諂有寵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皆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構陷之由是主相之勢分矣既而

湛遭母憂去職謂所親曰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至是宋主收湛下詔誅之及斌等八人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為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初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莫曉其意至夜開召揃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宋主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謂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宋主召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宋主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乃遣收劉斌殺之將軍徐湛之與義康尤親厚被收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自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

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見號哭以錦囊盛衲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宋主乃赦之王履叔父球為吏部尚書簡淡有美名為宋主所重以履性進利屢戒之不從至是履從跣告球球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懼不能對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宋主以球故竟免履死廢於家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唯主簿江湛早能自疏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義康停省十餘日奉辭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義康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使

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資奉優厚信賜相繫久之宋主就會稽公主宴集甚讙主起再拜悲不自勝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宋主亦流涕指蔣山曰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司馬公曰文帝之於義康凡弟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凡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為總録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景仁為揚州刺史尋卒以王球為僕射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范曄沈演之為左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曄儁之孫也有儁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宋主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宋主曰始誅劉湛復遷范

畢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集覽**以録命斷之直用録尚書之命決斷之不復奏聞也無施猶言無能為之人劉班劉湛小字班獸故曰劉班顧命詔書顧命篇注臨終之命曰顧命馬氏云王將崩顧念太子命大臣輔相之也蔡氏集傳曰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索晉立康帝晉書事索取也晉成帝崩庾冰以帝二子皆在襁褓恐易世後親屬愈疏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立之是為康帝今孔循夸索此故事意欲立義康也窮毒窮毒我今窮苦而遭毒害也列子楊朱篇此天人窮毒者也賓奉資給奉祿也奉讀曰俸車子彭城王義康小字初寧陵武帝陵墓也貪人敗類詩桑柔篇文注貪人貪惡之人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敗伯邁反文公集傳曰敗類猶言圯族也亟行亟去吏反頻數也**質實**幅轃注見漢文帝六年江州注見漢武帝元嘉五年吳興郡名注見明帝泰始二年

沈慶之武康人徐湛之東海郯人羡之從孫也新洲未詳處所江湛陳留考城人夷之子下渚杜預曰小洲曰渚又水名按一統志應天府西南三十里有投書渚乃晉殷羡為豫章守赴郡人多附書行至此以書擲水中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作致書郵或疑即此未知是否臧皇后東莞莒人燾之妹武帝之后蔣山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鍾山初寧陵注見武帝永初三年始興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范曄南陽順陽人泰之子沈演之吳興人鈇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

發明 論者謂義康但知兄弟之親未識君臣之義以臣觀之義康亦未能盡兄弟之理者也何則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義康於義為臣於親為弟豈有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至於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自奉而以次者供御其為不恭厥兄不亦甚乎彼小人但

知排宗勢要以為已利不知權位已極終將何之任予不危傾沛之禍也然則綱目於義康何以無貶曰上書劉湛有罪誅湛排奉義康者也湛既有罪則果及義康矣何得謂之無貶曰若是則義康將若之何形迹未露則忠勤匪懈恭恪小心形迹既露則閤門逌迹祈保天年斯亦庶乎其可也剌江州督交廣尊字王爵尚可為予噫

辛巳宋元嘉十八年魏太平真君二年

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江交廣州軍事考異為字羨

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為都督三州軍事前龍驤將軍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導以義方柰何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萬一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為

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亟召還凡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絶矣表奏賜死裴子野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誰弗知見豈戮一人鉗一口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此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諒宜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集覽 誰易由言易輕也由於也謂誰人復敢輕易於上言也詩小弁篇君子無易由言 質實 豫章郡名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

魏新興王俊謀反伏誅 質實 新興郡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 ○ 魏人伐酒泉克之

魏以沮渠無諱終為邊患遣兵伐之拔酒泉無諱乃謀西渡流沙 質實 流沙河名注見漢元帝初元三年又按一統志黎州安撫司有漢水源出飛越山流經城南二十里東入岷江一名流沙河

楊難當寇宋漢川宋遣兵討之考異 寇當作攻討當作擊 考證 寇當作入討當作擊

難當傾國寇宋邊謀據蜀上遣其將符沖出東洛宋梁秦刺史劉真道擊斬之難當攻拔葭萌遂圍涪城不克而還十二月宋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等討之

質實 漢川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東洛疑地名未詳處所葭萌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涪城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宋晉寧郡反討平之 質實 一統志云晉寧古地名漢為滇池縣地晉隆安初置寧州

宋改晉寧郡齊梁因之唐武德初置昆州及晉寧縣後蒙氏段氏皆為陽城堡部元初立陽城堡萬戶府至元中復為晉寧州本朝因之改屬雲南府

壬午 宋元嘉十九年魏太平真君三年

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

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自是每世即位皆受符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鷄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亦勸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書法 漢章帝幸孔子宅則書詣尊師也此道壇也亦書詣何以見其尊非所尊也美惡不嫌同

辭書受籙始此終綱目人主書受籙者有二是年唐會昌元年武宗會昌六年宣宗

發明綱目書漢肅宗至魯詣孔子宅者變文起義不狥流俗以示尊師重道也書魏主詣道壇受符籙者因情定義隨俗所稱以見崇尚異端也且夫符籙之事前所未聞而始見於此魏主虔恭受之自宜神物後先而乃其身不保然則果何益哉後之欲尊奉道籙者可以觀矣

夏四月沮渠無諱西據鄯善李寶入據敦煌

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溺死者大半鄯善王比龍將其衆奔且末李寶自伊吾帥衆二千人據敦煌繕脩城府安集故民而奉表於魏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闞爽據高昌唐契為柔然所迫擁衆西趨高昌欲奪其地契死弟和收餘衆奔車師前部拔高寧自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

集覽且末西域國都於且末城因以為號在鄯善國西西北有流沙數百里且子餘及伊吾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高昌西域國部交河城在鄯善北伊吾南漢車師前王故地也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

質實敦煌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高昌西域國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柔然北狄國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

五月宋討楊難當平之魏人救之不克考異討字當作擊考證討當作擊

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苻弘祖守蘭皋以其子和為後繼方明與戰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難當犇上邽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其子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胡崇

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保熾為楊玄後守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真道方明竟坐匿金寶善馬下獄死

集覽 武興今沔州古武興郡也本漢祖縣地西魏置興州宋改沔州在隴西下辯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　白水　駰按如淳曰白水地名昔灼曰今廣魏縣也索隱曰白水水名出武都經隴西西縣東南按武都今階州是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山水縣西南會經孫山下離騷經曰朝吾將濟於白水晦庵集註云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蘭皐城名今鞏昌路蘭州是在隴西離騷經曰步余馬於蘭皐注澤曲曰皐其中有蘭故名蘭皐仇池注見晉惠帝元康六年

質實 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一統志云武興晉之縣名屬武都郡宋初因之後省焉故址在漢中府略陽縣南白水縣名未詳處所

書法 書討而救罪救者也

秋七月晦日食○九月沮渠無諱襲據高昌宋以無諱為河西王

唐契之攻闞爽也爽遣使詐降于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衆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夜襲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使奉表于宋以無諱為河西王質實河西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二年

冬十月柔然遣使如宋○十二月宋脩孔子廟

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質實魯郡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孔子廟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

書法　自晉書李遼請脩孔子廟不報至是又五十年矣始書宋修嘉之也亦傷之也終綱目書孔子廟三　詳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

魏以李寶為敦煌公　○　宋雍州蠻反

宋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道產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之不利詔將軍沈慶之伐之殺虜萬餘人

質實　雍州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沔口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沔水

魏尚書李順有罪誅

魏主使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賜死

集

覽保氏沮渠氏先李順使涼受涼王金言涼無水草不可伐故云保氏

癸未元嘉二十年魏太平真君四年

春正月魏擊宋仇池取之

魏軍進至下辯宋將軍強玄明等敗死胡崇之被擒餘衆走還漢中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強姓也音具兩反

烏洛侯國遣使如魏

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為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洛侯使至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使致祭刻祀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

實平城縣名注見漢高帝七年

夏四月魏殺其武都王楊保宗秋七月宋立楊文德為

武都王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雒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叛魏齊誘保宗執之其屬苻達任朏遂舉兵立文德為王據白崖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仇池公魏將軍古弼擊之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軍至下辯聞仇池圍解欲還弼遣人謂曰宋人耻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若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文德遣使求援於宋七月宋以文德為征西大將軍武都王屯葭蘆城武都陰平氐多歸之

集覽 葭蘆城渡亦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即其地也

質實 河間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一統志云雒谷未詳處所唯鞏昌府成縣西八十里有雒谷水雒一作駱唐太和初詔於駱谷築城廢上祿縣治於此未知是否白崖山名在漢中府洋縣北六十里

山有白石崖故名葭盧城未詳處所惟延安府葭州西五里有葭盧河岸多盧葦故名宋元豐中於此立寨未知是否智者詳之隂平郡名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

九月魏主襲柔然走之

魏主如漢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為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絜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

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質實輜重注見周而冰然至氷堅滑不可攻乃散走質實顯王三十六作廉渾谷未詳處所劉絜長樂信都人

冬十一月宋人攻魏濁水戍敗績

宋將渠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等救之道盛敗死質實濁水戍按一統志濁水在鞏昌府西和縣境從長道縣界穿大潭舊鎮合清水入階州

十二月魏主還平城

魏主還至朔方詔太子晃總百揆且曰諸功臣皆勤勞日久應當以爵歸第隨時朝宴論道陳謨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遂還平城質實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州元作平城縣名注見漢

高帝七年百揆注見

晉安帝元興元年

甲申宋元嘉二十一年魏太平眞君五年

春正月宋主耕籍田大赦考異下當旨境內

魏太子晃總百揆考證魏上當以圖隔太子上漏以字

魏太子晃始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之弼忠慎質直當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魏主可之弼曰爲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詔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蹷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晃課民稼穡使無牛

者借人牛而為之芸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畧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集覽　公卓注見漢文帝三年

質實　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魏禁私養沙門巫覡

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

質實　沙門僧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　巫覡注見五代漢隱帝乾祐三年

魏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

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二月魏尚書令劉絜有罪誅樂平王丕以憂卒

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至鹿渾谷欲擊柔然絜又止之使待諸將留六日而諸將不至柔然遁遠追軍還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魏主委軍輕還不從又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魏主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魏主收絜因之魏主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反吾當立樂平王又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吾有姓名否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絜嵩皆夷三族絜好作威福諸將破敵得財物皆與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樂平戾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

臺丞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曰吉丞嘿有喜色至是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王之問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集覽　窮高為亢窮極之甚為亢

乾卦亢龍有悔窮之災也程子傳曰窮極而災至也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乾卦文言曰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子夏傳云亢極也廣雅云尚也程子傳曰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無民無輔動則有悔也朱子本義曰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無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又附錄曰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

質實　圖讖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　棄市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

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尉○夏六月河西王沮渠無諱卒弟安周代立考異代立二字當作嗣考證當去沮渠二字○魏罷舊俗所祀胡神

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崔浩請存其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餘悉罷之魏主從之

秋八月魏主畋于河西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强南寇未滅吾為

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黄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

集覽 筆公按本傳初明元帝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才也後太武帝怒罵曰尖頭奴以弼頭尖或命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

質實 蠕蠕即柔然國也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

書法 書魏畋何美從諫也綱目書田三惟魏太武非譏辭書獵十三惟唐太宗非譏辭詳周顯王十四年

宋以衡陽王義季為兗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刺史

初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宋主不得已用之先賜詔曰師護在西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群下聲著西土士庶所安論者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遷代之譏必歸於吾矣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脩理宋主餞義季於武帳岡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裴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偽易以躬臨太祖若能師此訓也堅其志操畢其禮秩教成德立然

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九服矣而崇樹穪祿洗掾方岳國之存亡既不是繫早肆民上非善詢也

集覽

師護在西師護衙陽王義季小字也時為荊州刺史故云在西通懷聞物通懷開心見誠之謂期物待人接物之謂乾卦聖人作而萬物覩程子傳曰物人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

質實

一統志云南譙古地名春秋時為吳楚之交戰國屬楚秦為九江郡地漢初屬淮南國元狩初復屬九江郡三國為魏地晉屬淮南郡東晉於此僑置南譙郡宋置新昌郡梁置南譙州北齊徙南譙州於新昌郡又改北譙州為臨滁郡隋初罷新昌郡改南譙州為滁州因滁水而名大業初州廢以其地屬江都郡唐初復置滁州天寶初改為永陽郡乾元初復為滁州五代時楊吳南唐有其地後入於周宋屬淮南東路元初為滁州路後復為州隸揚州路本朝以清流全椒來安三縣併入州隸鳳陽府尋復置全椒來安為

屬縣直隸京師武帳岡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臺城內宋文帝閱武處文帝嘗以閒酒禁宴於此教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饑色乃戒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饑苦知務節儉

柔然救連可汗死子處羅可汗吐賀真立 質實柔然北狄國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

○**敦煌公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 質實敦煌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

乙酉 宋元嘉二十二年 魏太平真君六年 **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歷**

初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歷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驗之知堯時冬至日在

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較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歴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二小比舊為異謂宜仍舊詔可至是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仲呂上生黄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歴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率林鍾長六寸一氂則從仲呂還得黄鍾十二旋宫聲韻無失集覽測景樞要曰日光曰景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景景如字或作影非新率與律通質實率更令官名注聲之管也質實見元嘉十五年

書法日食書朔記歷未有書朔者此其書朔何始正朔也於是何承天以前歷合朔月食不在朔望更撰新歷皆取贏縮定其小餘以正之詔以是朔行焉故特書朔終綱目書歷之變十有九其書朔者一而已詳漢武帝太初二年

宋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

宋主欲經畧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質實雍州刺史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襄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三月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

發明魏以夷狄主中國行事一以華夏為法蓋欲以華變夷也春秋之法夷而進於夏則夏之

元魏之好尚如此具亦異乎蒙古之所為此綱目所以予之

○夏四月魏伐鄯善質實

鄯善西域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三年

北涼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使者往來輒鈔刼之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發涼州以西兵擊之

秋七月宋討羣蠻平之考異

討當作擊

武陵王駿遣參軍沈慶之擊蠻破之蠻斷驛道欲攻隨郡太守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破之遂平羣蠻獲十萬餘口質實

武陵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一統志云隨郡本春秋時隨國楚為隨縣秦漢皆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後分置隨郡西魏置并州後改為隨州隋初郡廢後又置漢東郡治隨

縣唐初復為隨州以安貴平林順義三縣省入天寶初復改為漢東郡乾元初復為隨州宋初置崇義軍後又改為崇信軍紹興初復為隨州復因兵亂徙治無常元初治黄仙洞隷德安府本朝初廢州為縣後復置州以縣省入改屬德安府栁元景河東解人

鄯善降魏西域復通○八月魏徙雜民於北邊

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十餘家於北邊各就畜牧以餌柔然質實陰山注見秦王政三年

魏伐吐谷渾慕利延走據于闐

魏軍至寧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集覽

于闐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　寶寧頭城未詳處所

九月魏盧水胡蓋吳反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衆反於杏城諸種胡爭應之有衆十餘萬表降于宋魏長安鎮將拓跋紇討之敗死吳衆愈盛分兵四掠魏主發并秦雍兵擊破之河東薛永宗復聚衆以應吳吳自號天台王置百官　集覽蓋吳姓名蓋公盍反　寶盧水胡注見晉武帝元康六年杏城鎮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鄜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天台未詳處所若指為郡名乃唐時所置若指為縣名乃五代梁所置皆非此時所稱也或疑是山名在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唐九成宮之西未知孰是明者察焉并秦雍三州名并注見齊明帝建武二年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雍注見唐玄宗開

元十一年京兆

冬十一月魏人侵宋

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分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北河(青徐二州名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曄素不為曄所重乃厚結曄甥太子中舍人謝

綜綜引熙先見曄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弒宋主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過人讒夫側目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綜述之子也素為義康所厚弟約又取其女丹陽尹徐湛之及尼法靜皆義康黨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為內應熙先以箋書與義康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曄等投命奮戈斬伯符首今遣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宸極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

黨宋主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扣刀目曄曄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謀宋主乃命有司收赴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詞氣不撓宋主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宋主以骨肉之禍曄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十二月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曄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果銳無檢不可狎也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裴子野曰劉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貪權矜才以狗逆累業風素一朝而隕向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集覽 非道晏駕死非其命也丈人易

師貞丈人注馬云丈人莊嚴之稱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風俗通曰師貞丈人非徒取尊老亦須往行先人也嵇生琴魏元帝時鍾會譖嵇康於司馬昭昭遂害之將刑顧視日景索琴彈之曰廣陵散於今絕矣按紫霞洞譜云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沈括曰盧氏雜說云韓臯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淩毌丘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之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慘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以是知散是曲名明矣兼嵇會載琴曲廣陵散在寒字韻夏侯色三國魏主芳時李豐等謀以夏侯玄輔政而誅司馬師謀泄下元獄及就東市玄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質實

魯國注見周太

祖廣順二年曲阜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
從容注見漢後主延熙元年奕葉猶言奕世注見唐
高宗開耀元年檄文注見楚義帝元年臧質東莞莒
人熹之子誅君側之惡左傳文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
年嵇生琴嵇康其先本上虞人姓奚以避怨徙譙家
于銍之嵇山因命氏焉康遠邁不群與魏宗室婚拜
中散大夫不就康嘗彈琴詠詩以自足後以讒被害
夏侯色夏侯玄沛國人悼侯尚之子魏齊王時累遷
中護軍後為征西將軍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
譏之及爽被誅召為大鴻臚因李豐張緝謀以玄輔
政欲誅司馬師事泄與豐等被殺皆夷
三族弘仁劉湛表字蔚宗范曄表字

發明

曄本無異謀特為熙先輩所怵然綱目止書
曄而不及餘人何也熙先小人仕不得志故
為非望僥倖之圖初無足道曄身居要職受知世
王乃惑於邪說躬圖反逆故綱目正其首惡之誅

而畧其餘耳其書爵者非貴之也所以著其職位清顯不知自愛而狥小人為狂悖之謀重其罪也

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郡

宋有司奏削義康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為庶人絶屬籍徙安成郡以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

集覽 絶屬籍不得為宗室親屬名籍淮南厲王事注見晉武帝太康六年尺布斗粟

質實 安成郡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

書法 自劉湛之誅再書義康綱目於其君臣無譏辭雖賜扶令育死不書蓋亮宋也至是則書廢書從矣其書之何甚之也然則義康無罪乎熙先機義康陳圖讖而已未嘗與聞反計也而廢徙之且絶屬籍甚矣況終殺之乎故其殺之也書殺其弟而斥宋主

宋始備郊廟之樂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集覽二郊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南北郊登歌顔師古曰工歌堂上貴人聲也故曰登歌歌所以詠德或曰登歌者五帝三王之聲也漢明帝時又采百官詩頌以爲登歌周禮皷制圖云太師登歌令奏擊拊鄭玄云拊形如皷以韋爲之著之以糠也

書法書始何緩辭也宋氏有國幾三十年於是始能備樂其慢於郊廟甚矣故書譏之凡宗廟書始皆譏慢也惟北漢初立七廟非譏辭丁巳年

丙戌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太平真君七年春正月魏主討蓋吳宋發兵援之

考異討當作擊

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衆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永宗出戰大敗赴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棄城奔宋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今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未致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入北山猝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遂如長安所過誅民夷與吳通謀者諸軍大破吳於杏城吳復遣使求援於宋宋以吳為北地公發雍梁兵屯境上為吳聲援

集覽 尾不能掉左傳尾大不掉注掉搖也掉徒吊反

質實 一統志云東雍州本春秋時晉故絳與新田之都戰國時屬魏漢為河東郡臨汾縣地魏屬平陽郡後魏置平正郡兼置東雍州治柏壁後周改為絳州後徙治玉壁隋初郡廢

徙州治東雍州城後改絳郡治正平縣唐復為絳州宋仍舊金置絳陽軍節度後陞為晉安府元復為絳州本朝因之以正平縣省入改屬平陽府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渭北渭水之北注見漢高帝五年渭南渭水之南注同上年北山注見漢文帝三年北地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雍梁二州名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

書法 書討而援罷援者也

發明 前書魏蓋吳反此書魏討蓋吳曰反曰討其義明矣宋乃發兵援之果何理也天下之惡一也為有遺兵助反虜而可感敵服人者哉書法若此其罪宋人之意為如何邪吁

宋伐林邑

魏信道士寇謙之以黜沙門頃因佛寺有兵器詔無少長悉誅之素無明禁一旦盡行殺除可謂不教而殺亦慘甚矣

初林邑王范陽邁雖貢奉於宋而寇盜不絕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進圍區粟城遣慤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之

集覽 林邑注見漢後主建興四年

質實 交州注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 安南 南陽郡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 究區粟城未詳處所

三月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

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

焚毀經像䙫主從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為邱墟朕欲除偽定眞滅其蹤跡有司其宣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自今以後有事胡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書像唯塔廟無復孑遺

集覽 匿寢室婦女穴地為室以匿婦女又寢室注見漢後主延熙十二年後漢荒君東漢明帝也述禮曰荒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始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還九服禮夏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有九服曰侯服曰甸服曰男服曰采服曰衛服曰蠻服曰夷服曰鎮服曰藩服各去其外方五百里每邊四千五百里四守者距一萬里謂之服者責以服事天子為職也又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案九畿之與九服名雖異而

制則同征鎮諸郡太守皆領征鎮或曰太守守土而已征鎮者主征伐鎮面相也

質實 沙門僧名汎見漢明帝永平八年

書法 誅者何罪辭也罪者長安佛者耳境內沙門豈皆有是罪乎從虎數滅人倫以為四民之蠹其為罪也大矣終綱目沙門書誅三是年宋戊戌年齊辛酉年佛教書廢三是年陳甲午年周廢佛道教曆會昌五年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然皆不數年而復魏七年周六年唐不一年雖至沙汰僧道亦不一二月而罷異端撲滅之難如此可勝嘆哉

發明 自佛入中國人皆敬奉其法以求福利未有敢訾之者至魏主燾乃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惑者矣然世之議者或以魏主不得其終為毀佛之報抑不知梁主衍奉佛尤篤得禍尤慘豈

佛獨靈於魏而不靈於梁耶要知人之禍福自繫乎善惡之積而奉佛與否初無預也夫綱目有罪則書誅無罪則書殺今沙門者崇信其法以修行其所謂善初非有可名之罪而綱目乃以誅書之何哉居中國而從夷狄捨王道而尚異端棄君臣絕父子滅人倫毀形體游手游食以耗蠹平民至於藏姦蓄穢淫汙雜揉又有不可勝言者是果有罪耶無罪耶書之曰誅所謂原其情而定其實耳夫豈過哉後之欲敬禮沙門者要當以是為的○邱濬曰嗚呼人君之於民其賢者智者固當愛之其愚者不肖者亦當憐之故民有悖於教違於禮犯於法者必先原其心察其情而推究其所自苟上之所不為而又明有禁令而民犯之違之悖之然後罪之誅之彼固甘心而受也上之人分明為之而又無禁令一旦不分彼此施之以一切之刑則彼固有辭矣元魏之誅沙門雖若痛快人心然

未嘗先有禁約之令限斷之期而即加之以不可復生之刑使之欲改過而無由亦云慘矣況其心偏有所向非一於扶正教以闢邪說也安能服其心哉

魏人侵宋

初魏移書於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境名號人欲遊獵具區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如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館郎餼饟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北邊宋主以爲憂咨謀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内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

也唯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簳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

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廪者不可同年而校矣集覽具區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注大澤曰藪具區在吳南禹貢震澤底定蔡氏傳曰震澤太湖也即禮所謂具區在吳都西南五十里吳都今蘇州吳縣也索隱曰吳縣具區古文作震澤左傳稱笠澤呼韓入漢呼韓邪匈奴單于之號漢宣帝五鳳元年其國人共立稽侯珊為呼韓邪單于甘露二年款塞請朝漢寵以殊禮又北武建武中八部大人共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塞願為藩蔽館邸饋餼周禮市有館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客邸諸侯來朝所舍也饋餉也饋客芻米曰餼衛霍衛青霍去病漢武帝時擊匈奴大晛注見晉安帝義熙五年登陴注見梁武帝天監三年綦偶綦集而比偶耦牛說文耜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前漢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注併兩耜而耕也兮薢兮與薢也薢箭薢也字與笴竿通薢音稈

質實一統志云具區即太湖在常州府城東南一百里連武進無錫宜興三縣界禹貢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周迴三萬六千頃亦名五湖也淮泗二水名淮注見漢後主延興二年泗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曹孫謂曹操孫權也斥候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

發明自南北分統彼此交侵師出未嘗有名今宋人近有蓋吳之援苟可問罪而魏則未能也潛師入境果何為哉書人書侵茲陋之也

魏上邽東城反州兵討平之

魏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益刺史封敕文拒却之氐羌及休官屠各數萬人皆起兵應冏會敕文擊斬之餘衆推會為主魏主遣兵討之未至會棄城走敕文先

拯重塹於外嚴兵守之格鬬從夜至旦救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士卒未易克也乃以白虎幡宣告降者赦之會衆遂潰追討平之

集覽 休官屠各漢武帝時匈奴有休屠王此言休官屠各按即休屠王之遺種也休音朽屠直於反

正誤 休官屠各今按休官屠各二種夷也休官雜夷部落之名孝武帝時休官權千成據天水顯親縣自稱秦州牧晉時北狄入居塞內者十九種屠各最豪貴統理諸種休如字屠音除

質實 金城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二年天水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上邽縣名漢初所置屬隴西郡晉天水郡治此隋因之唐廢故址在鞏昌府秦州境秦益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益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宋師克林邑

棍和之等拔區粟斬其將衆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集覽 衣櫛蕭然蕭然謂蕭條寂寥也胡致堂曰衣櫛蕭然益亦全無行槖矣

質實 象浦未詳處所獅子物理論獅子狻猊也一名白澤一名虓形似虎正黃色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銅頭鐵額鉤爪鋸牙弭目跪足目光如電聲吼如雷能食虎豹外國所產毛羣之長也西國能馴養獅子因以名國

夏六月朔日食○魏築塞圍

魏發司幽定冀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

質實 司幽定冀四州名司注見秦莊

襄王元年三川幽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河即黄河注見五代漢隱帝乾祐三年

宋築北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華林園質實玄武湖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華林園注見元嘉元年

書法書重民力也終綱目書作隄四立湖一起山二漢後主建興十五年是年餘詳漢明帝永平十二年

○秋七月宋以杜坦為青州刺史

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

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傖荒賜隔况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乎宋主默然

集覽 仕張氏張氏注見元嘉十六年傖荒傖仕行反顏師古曰吳人罵楚人曰傖晉陽秋云吳人謂中州人曰傖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也金日磾漢武帝時匈奴休屠王太子名日磾元狩二年没入官輸黃門養馬後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上甚信愛之賜姓金氏磾音都奚切此輩人言今無此等好人

質實 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闕中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杜坦杜陵人預之後王謝謂王導謝安也金日磾張掖人休屠王子漢建武初没入官武帝奇其狀貌拜為

侍中賜姓金氏嘗欲納其女於後宮日磾不肯後為車騎將軍與霍光同受遺詔輔政著忠勲之節封秺侯卒謚曰敬

八月魏長安鎮將陸俟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俟又斬之考異討當作擊

蓋吳屯杏城聲勢復振魏遣高涼王那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忮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禽之必矣諸將咸曰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為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為然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

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侯為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以侯威恩著於關中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侯為無能為也侯既至諭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侯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侯為外都大官

質實

一統志云高涼古邑名春秋時晉侯治兵于稷即此漢為河東郡聞喜縣地後魏置高涼縣屬龍門郡後周移縣治玉壁縣北齊置勲州隋屬絳州遷治於汾水北改曰稷山縣以山為名唐屬河中府宋金元俱屬絳州本朝因之隸平陽府

書法

書又斬之重嘉侯也

吐谷渾復還故土

丁亥宋元嘉二十四年魏太平真君八年春三月魏殺沮渠牧犍

魏師之克敦煌也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至是守藏者告之且言曰牧犍畜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其家果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乃詔賜死質實左道注見唐武宗會昌元年

書法魏殺沮渠定書故夏主牧犍故涼王也則何以不書已降也是故姚泓不書牧犍不書皆已降也綱目之筆削嚴矣

宋鑄大錢

初宋主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剪鑿古錢取銅盜鑄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射何尚之議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有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一也宋主卒從義恭議

集覽泉貝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寳龜周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漢食貨志大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凡五種 質實四銖錢注見漢文帝六年

宋衡陽王義季卒

義季自義康之貶遂縱酒不事事以至成疾而終

冬十月宋胡誕世據豫章反討平之

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質實胡藩豫章人

楊文德據葭蘆五郡氐皆應之質實葭蘆城名注見元嘉二十一年

戊子宋元嘉二十五年魏太平真君九年春正月魏人擊楊文德文德敗走漢中宋免其官削爵土質實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魏山東饑罷塞圍役者質實一統志云山東古青兗二州地漢置青州部刺史領北海濟南齊琅邪東萊五郡高密膠東淄川城陽四國又置兗州部刺史領東泰山濟陰平原清河渤海千乘七郡東平一國後漢刺史如故兗治昌邑青治臨淄唐置河南河北二道採訪處置使而河南治汴河北治魏以青兗諸郡分隸

馬宋置京東東路京東西路河北東路三安撫司並以守臣兼領元以山東直隷省部置山東東西道宣慰司治益都又置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治濟南本朝置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濟南兖州東昌青州登州萊州六府云

○宋吏部尚書庾炳之有罪免

炳之性強急輕淺多納賄賂為有司所糾上欲不問僕射何尚之極陳其短乃免其官　質實何尚之安慶之潛人

夏四月宋以武陵王駿為徐州刺史

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故有是命　質實武陵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王玄謨太原祁人魏之子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宋罷大錢

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罷之

秋悅般國遣使如魏

西域悅般國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

質實

西域國名注見漢宣帝神爵二年悅般西域國名注見元嘉十二年平城縣名注見漢高帝七年

魏擊焉耆龜兹冬十二月破之西域平

質實

焉耆西域國名注見元嘉十二年龜兹西域國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魏主伐柔然不見虜而還

質實

柔然北狄國名注見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

巳宋元嘉二十六年
丑魏太平真君十年

春正月魏主復伐柔然可汗遁走

質實 可汗夷狄君長之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秋七月宋以隨王誕為雍州刺史

宋主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須意御史中丞袁淑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集覽 有封狼居須意令我遂起北伐之意也須通作胥狼居胥匈奴中山名漢武元狩四年霍去病擊匈奴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漠封狼居胥禪於姑衍而還檢玉岱宗檢玉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岱宗注見漢章帝元

和二年封禪書史記封禪書注正義曰此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以祭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以為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也

正誤　顔上封禪書今按此欲效司馬相如事相如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賈實　中原注見唐元宗天寶十五載袁溆陽夏人豹之子江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湘州注同上興平元年襄陽縣名注見明帝泰始元年王元謨太原祁人

九月魏主伐柔然大獲

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悲國中精兵圍那數十里那掘塹堅

守相持數日處羅數挑戰輒爲邪所敗以邪衆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邪追之九日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邪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

質實 晉陽郡名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 穹隆嶺未詳處所 廣澤未詳處所

冬宋雍州蠻反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將軍沈慶之帥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

質實 沔北沔水之北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宗慤南陽人鼓譟號謣也又曰讙呼也

庚寅太平真君十一年宋元嘉二十七年魏

春正月宋將軍沈慶之討蠻平之考異此誤書討當作擊據後書魏擊馬都龜兹伐爲然不書討

沈慶之自冬至春屢破山蠻因其穀以充軍食幸諸山大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内朝夕不外汲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散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爲營戶質實沈慶之吳興武康人

二月魏主侵宋圍懸瓠

魏主將伐宋宋主聞之勅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魏主自

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潁川太守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參軍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集覽偵候偵通作偵丑正反探伺也又曰遊偵左傳謂之諜今謂之細作候邏也南頓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懸瓠縣名屬汝南郡質實懸瓠城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豫州注同上年南平郡名注見晉惠帝永興二年

三月宋減百官俸

以軍興減內外官俸三分之一

夏四月魏師還

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

城陳憲內設女墻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遣永昌王仁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宋主遣間使命武陵王駿發騎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將軍劉泰之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士卒驚亂走死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宋主遣南平內史臧質司馬劉康祖共救懸瓠魏主遣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四月魏主引兵還宋以陳憲為龍驤將軍魏主遺宋主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誘之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我今至

此所得孰與彼多彼又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彼豈能獨立耶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耶彼嘗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遶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止有所營伎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其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非天資我耶

集覽 員戶以汲員護也半門曰戶引水於井曰汲謂汲水者背負其戶以禦流矢衝車注見晉安帝義熙五年樓堞城上之樓櫓女垣也垣以白堊之故曰粉堞內薄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三年生口生獲之人也馮弘北燕王姓名翳行翳隱也謂隱蔽而行也

質實 短兵相接注見漢高帝五年汝陽縣名注見漢後主延熙

十八年任城國名注見

漢明帝永平十四年

宋以江湛為吏部尚書

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並為上所寵信時稱江徐

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

浩自恃才畧及為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高允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茍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使浩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録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浩常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肅不如浩之精微乞收

境內諸書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譔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於高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鑑謂曰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柰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

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召浩臨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魏主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六月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

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宣城公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順從父弟也自浩已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於浩

集覽 郗標姓名郗音丑識反馬鄭王賈東漢馬融鄭玄鄭興賈逵三國魏王肅無噍類注見漢宣帝地節四年餘疊猶言別罪也疊許慎反

質實 馬鄭王賈馬融茂陵人美辭貌有俊才受學摯恂博通經籍漢永初間拜為校書郎以忤鄧氏滯東觀十年不得調後為河間王廄長史召拜郎中桓帝時為南郡太守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所著述甚富鄭玄北海高密人漢桓帝時入關從馬融受學後歸

鄉里學徒相隨者數千人孔融深敬之玄嘗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入縣境袁紹帥冀州大會賓客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隨方辨對咸出問表莫不嘆服鄭興開封人學公羊春秋兼通左氏學者遠近師之嘗與劉歆條列章句傳詁及校三統歷漢建武中徵為大中大夫賈逵平陵人父徽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尚書毛詩逵悉傳其業尤倜儻有大節漢明帝時拜為侍中至和帝時内備帷幄兼領祕書甚見信用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稱為通儒王肅東海郯人少聰慧性善賈馬之學魏明帝時拜為散騎常侍遷太常卿累官至光祿勲嘗訂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及作周易毛詩禮記春秋等傳國語爾雅太玄等注崔鑑博陵武平人悼之子洪六世孫東宮釋名云太子曰東宮選詩云正體育德於少陽注謂太子繼天子之體

育德東宮少陽者東方也又震為長子㸔東屬震故立宮于東方曰東宮宣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李孝伯趙郡平棘人曾之子

發明周官司寇八議有議故議賢議功議貴之典崔浩自其父宏仕魏實為世臣浩歷事三朝身為上公才畧獨優運籌制勝屢有成績自八議言之浩居其四而乃一觸忌諱遽赤其族亾憂之國尚可立其朝哉拓跋本夷狄進於中國而未能純乎中國故其所為如此書殺司徒崔浩夷其族蓋甚之也

秋宋人大舉侵魏取碻磝圍滑臺冬十月魏主自將救之宋將軍王玄謨退走

宋主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尚書江湛寧朔將軍王玄謨等並勸之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宋主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向義之心不可沮也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易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宋主使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大笑太子劭及將軍蕭思話亦諫皆不從魏主復與宋主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猒誘我邊民又聞彼欲自來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

哉七月宋主遣王玄謨帥沈慶之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刺史蕭斌臧質王方回徑造許洛駿鑠東西齊舉劉秀之震盪汧隴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六州三五民丁倩使覆行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奏軍用不充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趣碻磝魏濟青刺史皆棄城走蕭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隨王誕遣雍州參軍柳元景將軍尹顯祖曾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李明誘說士民應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繼進南平王鑠遣豫州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王陽兒擊豫州魏刺豫

刺史魯爽僕蘭皆棄城走鑠又遣司馬劉康祖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徹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十月魏主夜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甚衆況今

事迫於晁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玄謨不從魏人以所得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將諸軍還歷城

集覽 碻磝注見晉孝武帝太元

九年滑臺注同上年館穀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自力而來用力勉強曰力漢書申公曰顧力行如何耳駿鑠武陵王名駿南平王名鑠汧隴汧水隴山相連皆在扶風汧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隴注見梁武帝普通五年盧氏縣名屬弘農郡按弘農唐改虢州今改嵩州熊耳山索隱曰在弘農盧氏縣伊水所出括地志云熊耳山在虢州盧氏南五十里汝南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上蔡注見秦二世二年長社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不即其長帥即就也言當就用其來赴者之長帥佛狸魏太武小字復作朱脩之滑臺先是到彥之北侵自河南回留脩之守滑臺明年魏將安頡攻破之因脩之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節下稱蕭斌也謂節制之下猶言麾下閣下也漢高帝曰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今沈慶之以喻蕭斌不用其言

質實

寧朔將軍未詳其義按事物紀原云宋真宗祥

符四年九月宣示咸平中朕因揀閱諸州招到兵士為有人材堪充馬軍者置寧朔指揮此云寧朔將軍疑亦此義也虎牢縣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許洛二州名許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許昌洛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薛安都河東汾陰人濟青二州名濟注見晉帝奕太和元年高平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肯谷未詳處所盧氏縣名注見元嘉十二年華一統志云熊耳山在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五十里山連永寧界兩峯相並如熊耳禹貢導洛自熊耳即此又宜陽縣亦有熊耳山史記漢兆武破赤眉積甲宜陽城與熊耳山齊是也又陝州東熊耳山乃達磨葬處其塔尚存魯爽鄙人執之子河洛二水名河即黃河水自西安府潼關界流入河南府閿鄉縣境經靈寶陝州澠池新安洛陽孟津鞏縣入開封府界洛注見漢高后三年虞周城名注見晉穆帝永和七年清口清河之口注見元嘉七

年歷城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歷下

書法　前再書宋伐魏矣此書大舉而止曰侵何忿兵也蓋自宋討楊難當而魏救之魏討蓋吳而宋援之於是魏再侵宋今之此舉則亦交侵而已矣故其後魏復取碻磝不繫之宋不與此舉之為虎復也

發明　宋有援蓋吳之事魏人不能問罪至是年四月分注於魏師還之下備載魏主遺宋主書首責及此則是其曲蓋在宋也然魏兵既退宋人盍知自反今乃不然反大起軍旅以伐之果何義哉是時魏復與宋書且有彼此和好日久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之語而在宋則初無詞可執也夫師出無名事故不成宋之此舉名義既已索然烏在其能成功然則中原淪於夷虜置之不問可乎曰

此在晉則可言克復爾今宋非其故上固當蒼威俟時胡可輕舉妄動以自詒伊慼哉是以綱目既書大舉而復書侵以陋之至魏則書救以見其為應兵此蓋輕重之權衡也烏有堂堂大舉而僅能侵人之國者哉噫

十一月魏主進至魯郡以太牢祠孔子

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趣壽陽尚書長孫真趣馬頭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山十一月禽魯郡太守崔邪利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

質實 馬頭山名按一統志有二處一在應天府六合縣東北三十五里山勢雄秀絕頂一石高丈餘中一穴水清而不竭世傳有龍居焉一在滁州來安縣北七十里俗傳有龍經過又石上有人馬足跡未

知孰是明者察焉鍾離縣名注見梁武帝天監六年下邳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東平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鄒山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鄒嶧魯郡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兖州秦始皇石刻即秦碑在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泰山秦觀峯東南刻秦始皇封泰山制丞相李斯所篆又南有磨崖碑唐玄宗御製泰山銘秦漢以來碑刻不可勝紀剝落者多太牢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少牢

書法 漢章祠孔子書至此書進至何嘉尊也魏主方事干戈而知崇先聖特為此行綱目書曰進至且以太牢書同於高帝宜矣終綱目書祠孔子五書謁孔子祠一（詳漢高帝十二年）而魏書祠孔子者再（是年乙亥年一書）進至一書如皆予其尊之辭也

發明 拓跋夷虜在戎馬之中猶知尊聖人與典午氏中原正統請修孔子廟乃寢而不報綱目皆

明書于册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雍州參軍柳元景大破魏師于陝斬其將張是連提進據潼關而還考異雍上漏宋字考證當加宋字於雍州之上○謹按凡例曰凡無統畧如春秋書他國事事各冠以國號不連書後倣此

宋畧陽太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以趙難為令使為鄉導柳元景等進攻弘農拔之進向潼關詔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引兵就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日暮

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魯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遂合戰軍副柳元佑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降者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宋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

集覽 仁聲先路言當修仁政以為前導也

孟子曰仁者無敵離騷經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質實 陜縣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一統志云崤水名在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源出崤山流入于洛兜鍪事物紀原云兜鍪胄也黃帝内傳所述蓋玄女請帝製之以備身也淮南子紀論訓曰有鍪頭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許慎注曰蓋三皇所以鍪頭者兜鍪帽也則是黃帝之制胄亦以古鍪頭之事耳故自古以兜鍪為首鎧之名孟谷關注見

陳文帝天嘉六年盩厔注見秦二世二年

發明 王元謨首建北伐之謀覩將大衆望風退走柳元景偏裨别將破敵成功宋主不能顯加賞戮此固佛貍之所望而侮者尚可與之校勝負哉

魏永昌王仁克懸瓠遂敗宋師于尉武殺其將劉康祖

進逼壽陽

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宋主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没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仁進逼壽陽南平王鑠嬰城固守

集覽 流血没踝踝戶瓦反腿兩旁曰

内外踝没踝言流血如此深也質實項城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尉武疑是縣名未詳處所晡釋名曰日出申曰晡畢林疑是地名未詳處所盱眙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魏主攻彭城不克

魏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沈慶之以為歷城兵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何勗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決長史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之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局嚴固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

所敢十道民㤭為城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㤭乃止魏主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蹔出見我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孝伯曰魏主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飲江湖以療渴爾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盪定有期君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

集覽蕭城地理志沛郡有蕭縣括地志云徐州縣也古蕭叔國城彭城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歷城注見元嘉七年鬱洲在東海中周數百里宋明帝泰始二年青冀二州僑治於此累石為城闕扃闗謂城衆門也扃涓熒反外閉之關也道民武陵王駿自稱其小字貂裘注見漢宣帝神爵元年貂狐爪步山名在今真州西南六十

里屬六合縣南濱大江沿滁河入六合縣三十里宋藝祖以舟師伐李璟於瓜步振旅凱旋因名曰回軍渡相去步武步布武跡也言至近也記曲禮堂上接武堂下布武錢氏曰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

質實 一統志云蕭城即蕭子國城在徐州蕭縣治北城臨古汴本宋邑春秋時封子姓別為附庸左傳謂宋羣公子奔蕭是也鬱洲山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郁州橐駝獸名注見漢武帝太初三年瓜步山名在揚州府儀真縣西四十七里魏太武帝南伐起行宮於此處諸軍同日皆臨江即此山有盤道及太武所鑿井劉宋鮑照文云瓜步山因迥為高據絶作雄凌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

宋取陰平平武郡

宋主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据動汧隴陰平平武悉平梁南秦刺史劉秀之遣文德伐

咲提氏不克執送荆州使文德從祖凡頭戍葭盧

集覽

陰平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平武唐志為平武隋志為武平晉立武平縣屬陰平郡後魏置江油郡西魏改龍州隋煬帝廢為武平郡唐復為龍州今屬利州西路咲提氏氐之號曰咲提也氐汪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氐笮

質實

一統志云平武古地名周秦時為氐羌地漢為陰平道屬廣漢郡北部都尉治此永平後置陰平郡蜀漢以陰平屬益州晉有陰平平廣二縣屬陰平郡宋改為平武郡梁時為楊傑李龍遷所據後魏得其地置江油郡治江油縣西魏兼置龍州後周仍舊隋罷郡存州大業初廢州為平武郡義寧初改為龍門郡唐貞觀初為龍門州垂拱中改正州天寶初改江油郡領江油清川二縣至德初改應靈郡乾元初復為龍州宋政和中改政州紹興初復為龍州寶祐中徙治雍村元又徙治武都後為龍州宣慰司本朝改為龍州宣撫司隸四川道

十二月魏主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進次瓜步宋人戒嚴守江

魏主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横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建康纂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等營東山前浦而自營於城南魏燕王譚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石矢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柰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

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十精兵曰足矣乃藏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爾地狹人多鮮不為患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軍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爾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內外

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州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徐湛之守石頭倉城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集覽 纂嚴纂集兵嚴也猶曰戒嚴止可容見力見形甸反謂見在城中所有之兵力也

質實 廣陵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橫江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一統志云東山前浦東山在鳳陽府盱眙縣治東山有石洞左曰靈關右曰劍壁洞中曲折相通宛若仙界南山十景此居其首山上有北望亭前浦疑即洪澤亦欄二浦洪澤在盱眙縣北三十里舊名破釜澗隋煬帝幸江都經此時亢旱至則遇雨下水泛溢更今名亦欄在盱眙縣城南舊於

浦上作赤欄橋因名二浦未知孰是姑錄之以備考焉肉薄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三年昆陽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元年合肥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四年于湖縣名注見晉明帝太寧元年蔡洲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采石山名在太平府城北二十五里牛渚北昔人於此取石因名臨江有磯曰采石唐李白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即此處暨陽古鄉名本秦漢毘陵縣地屬會稽郡晉初析置暨陽縣屬毘陵郡梁始置江陰郡及江陰縣隋初郡廢以縣屬常州又以利城梁豐二縣省入唐初於縣置暨州復析置暨陽利城二縣尋廢暨州及省二縣入江陰縣屬常州五代時南唐置江陰軍領江陰縣宋或為軍或為縣元初仍為軍後陞為江陰路後又降為州本朝初改連洋州尋復為江陰州後又為縣屬常州府石頭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倉城未詳處所

發明　宋主北伐之舉初意云何今乃恐懼至此魏相有言爭恨小故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其宋主之謂乎書宋人戒嚴守江可愧甚矣

魏及宋平

魏主以橐駝名馬餉宋主求和請婚宋主亦餉以珍饈異味魏主以其孫示使者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使還宋主召羣臣議之衆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太子劭怒謂湛曰今二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劭又言於宋主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徐可以謝天下宋主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爾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集覽　好援　好去聲好契愛之義援相救助也　質實　江徐

謂江湛徐湛之也